



古今類腴卷之三

君道類三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慎始

謹微

去讒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臨六三。甘臨。无攸

利。既憂之。无咎。言占者既知憂之則不惑于其言矣○解六五。君子維

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有孚于小

人者言必小人退○夬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苒陸

乃信君子能解○夬六三。來兌。凶。兌為

陰物喻讒邪言其入于讒邪須○兌六三。來兌。凶。兌為

口說以言來悅人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者剝君子也 ○上六

引兌兌牽引也 ○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禹謨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聖音即疾也 ○禹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允信元仁難拒絕也 ○秦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商

受王 ○牧誓曰今受惟婦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儉人 ○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周

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冏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

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

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秦誓曰番番音波老貌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佶佶

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辯音便言俾君子

易辭我遑多有之言一且不可况多可有乎邦之杌隉音危貌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正月曰好言自口。考言自口。○小旻曰。謀之其臧。則

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

是經。唯爾言是聽。惟爾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

用。不潰于成。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潰遂也。流泉言出不已。爾言近

習之言。此刺王惑邪謀而不能從善。○巧言曰。亂之初生。諧始既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音悟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音耻亂庶遄已。音速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甚。

亂共用餒。音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音承容也。餒進也。蛇蛇安舒善言也。此大夫被讒而刺王。○何人斯曰。彼何人

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人。不愧于人。不畏于

天。言爾讒人縱不愧人。能不畏天乎。此蘇公被讒而作。○巷伯曰。萋兮斐兮。成

是貝錦。言其言有章。彼讒人者。亦已太甚。被讒人者。誰適

與謀。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民勞曰。無從詭隨。以謹無良。○瞻仰

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

匪誨。時惟婦寺。

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經解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左傳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遠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晉時

侯使將中軍皆讓故云汰音太過後也 ○胡傳曰。宋平公寵愛閹寺。殺

世嫡。座而父子之愛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時合比因太子惡寺人柳而欲為殺之故柳說

之于公

鹽鐵論曰。淑好之人。歲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關茸之所惡也。

淮南子曰。劔工感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

王工眩王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惟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

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

抱朴子曰。夫漸漬之火。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

肉垂折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申子曰。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史。肥義告信。期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季布言于孝文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

蘓秦告趙王曰。明主絕疑亡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張釋之諫文帝。拜嗇夫為上林令。曰。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辨而無其實。且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豈移於浮辭哉。○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何則。衆

後宮威色則咳  
者隱處後人用  
事則許臣杜口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漢朱勃上書曰。臣聞王德勝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  
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壆田橫。大  
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  
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  
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燕將據聊不下。又畏讒不敢  
回。魯仲連射書入城。乃自刎。

黃瓊上靈帝疏曰。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  
玉於砂礫。碎圭璧於坭塗。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諂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  
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

馮衍疏曰。以高帝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  
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  
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  
孫弘。李廣奮節于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常  
為。流涕者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  
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  
擠怨嫌。不亦難哉。

吳闞預政。陸抗上疏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讒庸  
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  
魏志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  
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  
忠議。張匡謂之左道。

晉華譚對陳總曰。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  
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  
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觀  
遠體也。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負戮。豈不

哀哉。白起有言。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  
難。

徐邈與范甯書曰。託社之鼠。攻之甚害。皆先因小忠  
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  
道消。小人興。前史所書。可為明鑒。

宋恩倖傳序曰。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  
易親之色。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  
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  
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



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  
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瘡。構於筵第之  
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出內之內音  
納。創瘡通用。

後魏元順。蠅賦曰。點緇成素。變白為黑。膚受既通。諧

潤罔極。輯輯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

賢壅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困於夏臺。伯奇為

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毀其室。採葛懼其懷。小

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幡幡輕數也。詩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靈均。屈原字。鴟鴞。採

葛小弁  
俱見詩

唐柳澤諫斜封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  
以補過。故習其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  
之略。

魏徵告太宗曰。人主恒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  
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  
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疑。莫見其非。則  
自有時而昵。

五代唐六臣傳論曰。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  
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俵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宋歐陽脩對神宗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善類。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非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鮮過。難為指瑕。惟目之以朋比。庶可空於一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

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李綱對欽宗曰。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闇黯。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捕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

古今類聚 卷三  
尹源作唐論對孝宗曰。苟君之賢。不能勝臣之奸。斯賢者無由進矣。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

佞幸傳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易。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墮城以

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

拂音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憮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荒昏。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三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

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

羅豫章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劉元城曰。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

列子曰。洗垢去塵。吹毛翫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昔人其說。云於青蠅。口於刀劍者。以其也。書成。偏刃。動傷。物故。有魚兒。而。盜嫂。三。孤。女。而。云。抱。婦。為。此。所。虛。而。考。其。情。情。倒。理。証。固。之。甚。也。當。是。故。長。秋。風。寒。之。賦。控。欲。正。誤。人。敗。之。全。辭。受。疑。合。抱。見。斥。豹。舌。誰。狹。而。者。未。虎。之。

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而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

結鼠牙。雖尖。而  
害象之技。  
揚。賊。自。者。為。醜。  
女。之。所。始。行。貞。  
者。者。為。醜。邪。之。  
所。始。行。流。九。上。於。  
醜。史。流。言。止。於。  
知。者。  
國。風。漢。蒼。蔚。之。  
朝。辭。越。歸。思。素。  
燕。之。盈。室。懷。之。  
微。諸。辭。者。也。

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元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憂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

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以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感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無喜也。誑之使喜。無怒也。激之使怒。不足愛而誑譽之。使愛。不足憎而強短之。使憎。○奸邪之

人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  
劉秉忠疏曰。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  
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  
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  
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

廣東黜吏張聚上言。訟布政陳選。寃曰。周公元聖。而  
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  
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  
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何大復曰。讒佞之人。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  
塞。

楊慎瓌語曰。漂於衆咻。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  
惡巧言之傷類也。

### 納諫

夫爻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益六四。中行告公  
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禹謨曰。嘉言罔攸伏。○稽于衆。舍己從人。○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

鐸狗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伊訓曰。從諫弗拂。○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罔命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交修不逮。大雅板曰。出話不然。為猷不遠。猷之不遠。是用大諫。○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惟服。勿以為咲。先民有

言。詢于蕩蕩。○抑之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慎德之行。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君所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奸音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踣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





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呂覽曰：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

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議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綈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

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王立刳鐘鼓之懸。以從為相。○楚莊王築層臺。諸御已委其耕而見王。王曰。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國之行。且以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勞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

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晏子對齊景公曰。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無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刳跪有直辭。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齊景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何如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幙。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史蘇代說燕易王曰。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秦本紀曰。始皇足已。不聞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二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斯時也。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之未卒於口。而身為戮也。拂音弼文帝除誹謗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四方之賢良。

賈山至言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

古今類用 卷一  
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慾恣行。暴虐以惡。聞其過乎。

漢路溫舒緩刑書口。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詬。

班彪王命論稱高祖曰。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

蕭望之上宣帝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申屠剛與隗囂書曰。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通理也。

陳宗上安帝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騫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

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表益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自刎之切。舍與赦通言不責其直言之罪  
吳張紘為孫策上表術書曰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  
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  
長。必有所短也。○臨因授子靖留牋上孫權曰。人情  
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及。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  
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  
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音向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一作陪韋昭曰培中公名音扶九反鄉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韓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  
賤言禮。自魯高堂生。謝丞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  
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母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  
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

古今類聚  
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一云白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  
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文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典禮。以為天下  
先。太常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  
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久則遺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  
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人君好勝而耻過。必折人  
以言。雖能窮其辭。而未必窮其理。雖能服其口。而未  
必服其心。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  
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  
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盡。况隔疏而猜忌者乎。

元稹疏勸德宗納諫曰。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

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下之志霑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若夫聾聵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雖欲不亂。不可得矣。

劉元城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王者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愎自任。必能拒諫。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范華陽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蘇軾對英宗曰。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許以風聞。而無重責。言及輿乘。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必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  
蔡襄對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  
為難。  
劉燾對理宗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  
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  
以為好名要譽之士。而人主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  
之實。將棄之而不恤矣。其言之疾。華言之腴。將受之  
而不覺矣。

遼金伯嘉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  
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  
高廟謂吳沉曰。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  
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  
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  
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文皇帝諭學士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  
得。敢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于君。

李夢陽上 敬皇疏曰。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

建進善之極焉  
取德之鼓。米  
狂夫之謬言。內  
為善之末儀。  
滌及下者無失  
業。孝及家者無  
換功。諱言。

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  
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黃鞏上。武宗曰。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  
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  
而顯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  
不然。反使其以言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  
計。無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人  
主無由而知矣。

丘濬重臺諫之任曰。祖宗設官。不以諫爭名官。欲人  
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  
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  
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  
之意切矣。

崇儒

鼎彘曰。大烹以養聖賢。

檀弓。孔子曰。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學記  
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  
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古今類聚  
以尊師也。○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  
儒服歟。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音丘不知  
儒服。曰。敢聞儒行。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為也。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  
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

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  
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  
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筭門圭窬。音豆與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谷之不敢以疑。上不谷。不敢以

論其仕有如此者。儒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與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讓先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而伏嘉謀入告而順于外也。靜正隱進之也。粗翹明告之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

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

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音混去聲恩擾也憂也陸賈

傳無久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病也有司。故曰儒。今

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

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

為戲。

周禮。大宰以九兩係國家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兩去聲任相任以事

孔叢子曰。子高衣長裾。振袂袖。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鹽鐵論曰。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以其多財。以其克于德也。說苑周公攝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誠使周公驕而且怯。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呂覽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

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史儒林論曰：余讀功令

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今學令是也。

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家

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祀苜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

尚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

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

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鄉相。

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鄉也，而宰子亦仕

齊為卿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餘未聞

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  
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  
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齊  
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  
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  
恩。

魏文帝求言。令曰。軒轅有明臺之義。放勳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

梁武帝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上所鍾過。不能自  
覺。

後魏崔白澤上太后疏曰。聖不獨明而治。器不單足  
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耀。

任城王奏靈太后曰。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琴瑟不調。

古今類聚 卷三  
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

敗國。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鄭鄉校議執政人欲毀鄉校。子產命存之。

唐魏徵對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劉洎諫太宗持論難公卿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疆。不可得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宏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

陸贄言于德宗曰。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隋儒林傳序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此齊儒林論曰。班固稱儒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

後魏儒林傳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珍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乂。雕虫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網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及敦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儒林梁越等總論曰。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酌音任斯固一時之盛事也。

王褒庾信傳論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彫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宋詹初曰。儒者人之需也。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君需之以奠其位。臣需之以稱其任。百姓需之以若其生。天地需之以成其能。

劉珙告寧宗曰。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不知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其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道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當不止此。

陳氏曰。堯舜禹湯文武更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

萬世師。

元高智耀對憲宗曰。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為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致用也。

明宋濂儒解曰。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宗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

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

陳建論

高皇置中書省召諸儒曰時方草創。兵戈倥偬。成敗未可知。而即以崇儒興學為首務。此豈尋常群雄所及。抑前代創業諸君未見有此。

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

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睦親

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同人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六二。同人于宗。○家人象曰。父子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初九。閑有家。防閑立法以。○睽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噬膚言。○序卦傳曰。傷于外者必及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睽。故受之以睽。

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小雅伐木曰。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大雅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適。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眡。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噐。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噐。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古今類聚 卷三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穆與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周禮。太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史。三王世家論曰。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

諸侯王表曰。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文帝紀。宋昌折張武等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六韜固如磐石

漢元帝。璽書賜王太后曰。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梅福上書成帝曰。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

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凌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也。

史弼上桓帝疏曰。帝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曹植上魏文帝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曹冏論封建曰。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蔭條落者本孤。○與民共其樂者。故天下同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

向斯戒子書曰。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

齊蕭穎胄檄曰。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常投袂。大彭漢室方昏。虛牟效

古今類聚

朱虛

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

宣敏曰。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

後周史論函蔡二公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甫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踈屬有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

代之後。豈我馬足以躡轡於前載矣。

躡踐轡轡也。相如賦車所躡轡。

音蘭

隋外戚傳序曰。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

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閹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



也。  
宋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以聯屬之可乎。

衛膚敏對高宗曰。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順以非法。非所謂孝。處以非分。非所謂恩。

宗室傳論曰。宋承唐制。宗王祿祿。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世代既遠。恒產漸約。去士庶之家不甚相遠。靖康之亂。蹶不復起。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

陳北溪曰。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麇絕。

元李謙䟽曰。宗親為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

心。

高巍上建文疏曰。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

